



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教授文丛



李先焜文集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PRESS

 湖大书局
HUBU PUBLISHING

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教授文丛

李先焜文集

李先焜 著

本文集由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PRESS

 湖大书局
HUBU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先焜文集 / 李先焜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7.12

(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教授文丛)

ISBN 978-7-5492-5548-1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1266 号

李先焜文集

李先焜 著

责任编辑: 张琼 朱东方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电 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44.25 印张 12 页彩页 67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5548-1

定 价: 1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庆贺李先焜教授八十寿辰暨
全国语言逻辑与符号学学术研讨会合影留念

2006.10.24



2006年10月24日，李先焜教授八十寿诞庆典，他与同仁、师生的合影

李先焜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90岁寿辰庆典 2016.11.5



2016年11月5日，李先焜教授九十寿诞庆典，他与同仁、师生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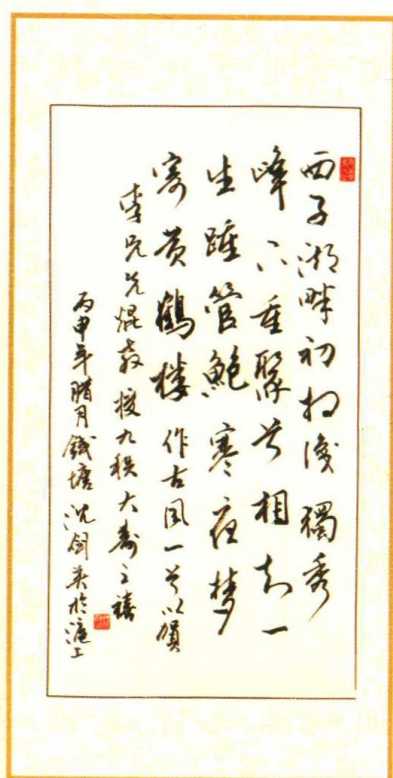
2016年11月5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教授在李先煜先生九十寿诞庆典上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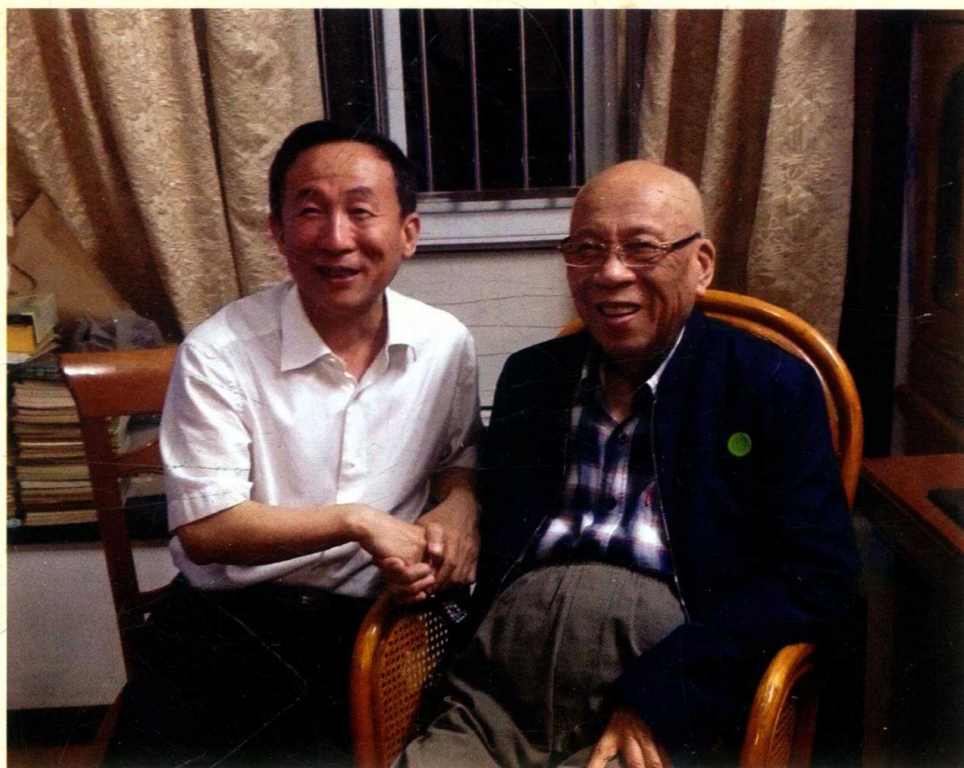
2016年11月5日，李先煜先生九十寿诞庆典（前排左起：董志铁、刘培育、李先煜、尚钢、江畅）



2016年11月5日，李先焜先生九十寿诞庆典，甘肃人民出版社刘延寿编审赠送的字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因明学家沈剑英先生手书自己创作的祝李先焜先生九十大寿的贺诗



2016 年 4 月，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教授到李先焜先生家拜访



2016 年 11 月 5 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教授在会议中心贵宾室与李先焜先生交谈



李先焜教授（左一）与国际符号学会会长佩尔茨教授（左二）、副会长德雷达尔教授（左三），东亚符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右一）合影



李先焜教授（左）与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周礼全先生（中）、东亚符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右）合影



李先焜教授（左）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与饶赫教授夫妇合影



国际符号学会会长佩尔茨教授（中）在李先焜先生家中与李先焜夫妇合影



李先焜先生与日本学者在东京街头夜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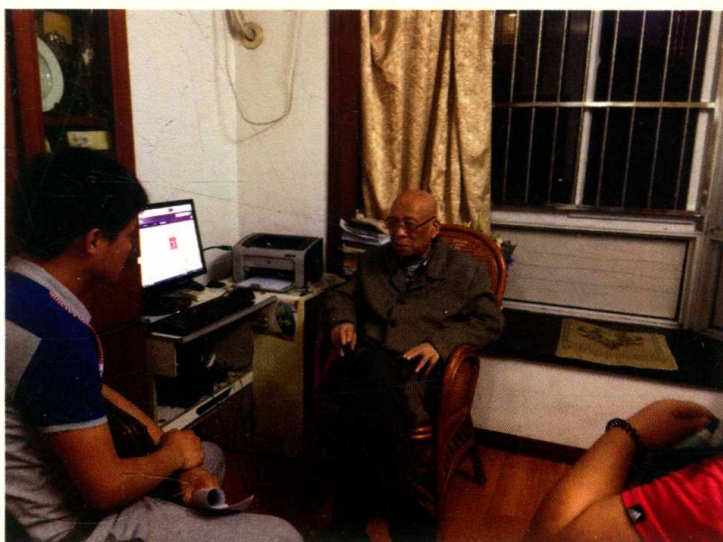


李先焜先生参加南开大学哲学系温公颐先生（左）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2016年8月18日，李先焜先生与三个学生的合影（后排左起：陈为蓬、江畅、陈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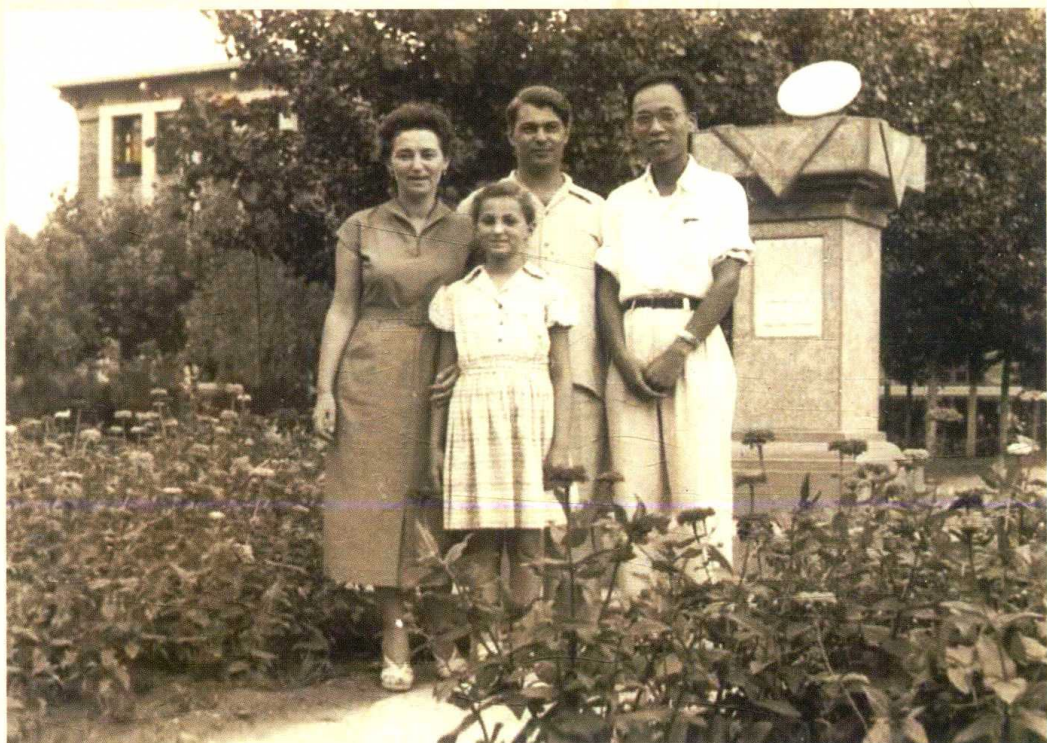


2016年6月5日，李先焜先生正在接受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辅导员田仕兵（左一）等师生的采访



2016年6月5日，李先焜先生与采访师生的合影（后排左起：胡维佳、陈彬、李天舒、向圆篱，前排左起：陈道德、李先焜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李先焜先生（右一）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时与苏联导师一家的合影



李先焜先生（第三排左三）参加武汉希文校友合唱团演出

1950 年元旦，李先焜夫妇
结婚照



20 世纪 80 年代老两口在
书房



20 世纪 90 年代老两口在
美国费城大街上





老两口与四个子女



21 世纪全家福

从语言逻辑到符号学

——我的学习与探索历程

194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经济系设有逻辑学课程，但是正好那一年讲授逻辑学的李匡武先生去美国留学，我没有机会选修逻辑。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学校调到行政机关工作。1951年我因病休养，从图书室借来一本逻辑学的书阅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1956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苏联教师在讲哲学的同时也涉及不少逻辑问题。同时我也受到马特先生的熏陶，1957年我从俄文原本翻译了一篇《论逻辑正确性的本性》（巴热诺夫）在《学习译丛》上发表。20世纪60年代初我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逻辑学，从此正式加入到逻辑学的专业队伍。当时逻辑教师少，我被编在汉语教研室，因此有机会与一些教语言学课程的老师相互交流学习。我在马特先生的支持与鼓励下，与北京大学李真教授合译了卢卡西维茨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书，我翻译后面的模态逻辑部分，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学习数理逻辑的过程。在中文系教逻辑学，我必然要考虑如何结合自然语言来进行讲授。不过，当时对此问题考虑得比较简单，以为只需多举一些自然语言的实例，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可以了。可以说，这时我对语言逻辑还完全处于启蒙阶段。

1978年经江天骧先生介绍，我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性的逻辑讨论会，在会上听了周礼全先生所作的《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报告，深受启发。大会上我提交了《论比喻推理》的论文，认为在文章中比喻的推理过程与普遍逻辑中所说的类比推理性质有所不同。周礼全先生专门约我散步，指出我研究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上仍受传统逻辑的局限。为此，他建议我阅读斯

特劳森的《逻辑理论导论》（1952年英文版），该书中具体分析了“真值函项与日常语词”之间的不一致，提出了“预设”与“蕴涵”的区别。斯特劳森认为我们除了要研究形式逻辑之外，还要研究日常语言的逻辑特征。后来我又阅读了周先生许多关于逻辑与语言关系的早期著作。江天骥先生也在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介绍西方逻辑史上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几次冲击时，提出三段论就是从印欧语系的自然语言中分析出来的。他说，逻辑学研究思维的规律，正确的思想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因此，形式逻辑主要研究语言。他关于语言逻辑的论述，更坚定了我研究语言逻辑的信心。在老一辈逻辑学家们的支持下，我们一些在高校中文系从事逻辑教学的同行们组织了“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机会。通过多次探讨，我写了《要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语言逻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逻辑学与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等论文。

我在《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一文中概述了我对语言逻辑的理解。我认为，语言逻辑应该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首先，语言逻辑应该探索语言的本质：要确定语言的基本功能，语言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要揭示语言的符号性、指谓性与交际性；要区分语言和言语，将言语过程看作人的一种行动过程；要区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掌握语言的层次性。

其次，语言逻辑虽然具有交叉性、边缘性学科的性质，但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它仍然是一门逻辑科学。它应吸收经典逻辑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集合论、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基本知识，即关于必然性的演绎推理的知识，也就是符号学中语形学的知识。语言逻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语言，但自然语言具有模糊性、多义性的缺点，而研究、解释它的元语言却不应该再是模糊的、多义的，为此应该掌握使用人工语言分析自然语言的方法，力求使对语言的分析达到精确化。正如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所说：“现代形式逻辑力求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切性。只有运用由可以辨识的记号构成的精确语言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种语言是任何科学所不可缺少的。”

第三，语言逻辑不仅应该研究经典逻辑的基本内容，还应该研究一些非经典逻辑的内容，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道义逻辑、模糊逻辑等，因为这

些逻辑分支都从某个方面刻画了语言中的逻辑形式。

第四，自然语言的语形与语义是密切结合着的，语言逻辑不能只谈语形，不谈语义，而且应该将语义学的内容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例如要分析意义的种类、意义的层次、解释意义的各种方法。要介绍各种定义的方法，除传统所说的“属加种差”的定义外，还有约定定义、同义词定义、语境定义、操作定义、说服定义，以及各种外延定义等等。要讨论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含义，以及语义与语用的预设和蕴涵问题。

第五，语言逻辑要研究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推理实际运用过程，这又必然涉及语境问题和索引词的问题。语言逻辑要善于吸取言语行为理论中的精华部分，特别是其对语旨行为的分类及其各自的恰当性条件，并力求形式化。要研究隐喻与各种修辞手法的语义与语用蕴涵，和它们在推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些都已经属于语用学的内容。

第六，语言逻辑是语言哲学的一个部分，是其相对独立的部分，因为语言逻辑主要讨论的是推理，语言哲学讨论的范围更为广泛。而语言哲学与符号学又有相互重合的地方，语言逻辑与符号学也有部分重合的部分。但就其核心部分来说，实际上是“三位一体”，很难作严格的划分。语言逻辑研究的是符号学中的逻辑语用学的部分，即语用推理的部分。华沙学派的艾裘凯维茨就曾经写了《语用逻辑》一书。我认为将语言逻辑称为语用逻辑还是恰当的。

在不断磋商中，我与王维贤、陈宗明两位挚友观点比较接近，于是合作编写出一本《语言逻辑引论》，周礼全先生为我们的这部著作作了序，实际上我们都是从周礼全先生那里得到启发才来写作本书的，后来也从他的序中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可以算是我研究语言逻辑的第二阶段，是从朦胧逐渐走向明确的阶段。

从上面的阐述中已经显示出我从语言逻辑逐渐走向了符号学。正是在阅读周礼全先生所翻译的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的《指号、语言和行为》和莫里斯的其他著作，以及现代符号学的两个杰出的创始人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著作之后，对符号学才逐渐有了较深和较新的认识。我感到作为现代的逻辑学工作者，如果不懂现代语言学，正如一个现代的语言